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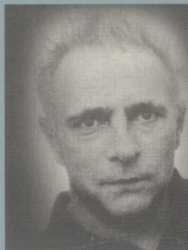
身体

The Body

〔英〕哈尼夫·库雷西(Hanif Kureishi) 著

卢肖慧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身 体

The Body

〔英〕哈尼夫·库雷西(Hanif Kureishi) 著
卢肖慧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身体 / (英) 哈尼夫·库雷西著; 卢肖慧译. - 上海:

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8. 10

ISBN 978-7-5321-3389-5

I. 身… II. ①哈…②卢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5931 号

The Body and Seven Stories, First Edition Faber and Faber
Limited 2002

Copyright © Hanif Kureishi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Shanghai

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 Reserved.

(沪权) 图字: 09-2006-282

责任编辑: 于 晨

装帧设计: 王志伟

身 体

(英) 哈尼夫·库雷西 著 卢肖慧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8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179,000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389-5/I · 2575 定价: 21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662100

目 录

身体

I

树间喧哗

173

与你相视

187

再见，母亲

207

异性恋者

269

记住这时刻，记住我们

287

父亲

301

触

325

身 体

— *The Body* —

第一章

他说道：“听着，你说你耳聋背疼。你身体不断地提醒你活得不爽快。你想不想找个办法治治它？”

“这具半死不活的老皮囊？”我说，“当然。怎么个治法？”

“换个新的，怎么样？”

这是一个我既不能接受、也不能拒绝的建议。这绝对不是件轻易的事情。当我听那家伙提及这事，尽管我不愿搭理这癫狂的主意，还是忍不住去想它。整个晚上，我躲也躲不了，被这建议弄得兴奋异常。兴奋了一阵子之后，现在我得面对这建议了。

这次“冒险活动”始于一次我不愿意参加的聚会。

虽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我的黄金岁月，但我受不了强劲音乐的威胁，我倒是更喜欢安静，各种各样的安静。对半生不熟的烧烤食物，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胃口。

想听听我的健康状况么？我其实并没觉得特别不舒服，

可我已经六十五岁了，我的床是伴我度过人生最后岁月的船只。我的膝盖和背脊给我添了很多痛苦。我患了痔疮、溃疡和白内障。我吃东西时，掉出几粒碎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我的耳朵是一天比一天老背，人们要冲着我耳洞吼叫才行。我不参加别人的聚会，因为我不喜欢笔直站着。要是我坐下，别人跟我搭话就有些困难了。更何况我并非总对别人的话题感兴趣，如果我觉得腻烦了，我就不想在那里耗着，那样又让人觉得我很唐突或傲慢。

我有些朋友比这更糟。要是你运气好，说不定会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。我确实喜欢喝两盅，但我喜欢在家喝。好在我是个一喝便倒的人。不用几杯下肚，我便能懂得拉康^①了。

我妻子玛戈当了五年的咨询顾问，现在受训成为治疗师。她在家某间屋子里倾听别人诉说，以此谋生。我们真够幸运的，总是相互羡慕着对方的职业。她希望能从自己内心创造些东西；而我则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些什么。

孩子们已经搬出去住了，女儿在学习，准备以后当医生，儿子在做电影编辑。我想我这一辈子算是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啦。我妻子玛戈走进屋子时，我想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，

① 雅克·拉康（Jacques Lacan，1901—1981）。法国结构精神分析学家。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法国，并用结构主义对之进行了改造，创立了结构精神分析学，在精神分析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——译注
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，下同。

其中某些东西，我想，她会注意听的。玛戈总喜欢宣称男人一旦进入中老年，脾气便开始变坏，刚愎自用，难以履足。据玛戈看来，我们已经不怎么在乎对别人礼貌周到，我们忘记了别人比我们自己更重要。往后走，事情会越来越糟。

我承认自己不是那种佛法修炼得道的人。我或许还有些美德，诸如恻隐之心，时有时无的仁慈；与我一些朋友不同的是，置身于芸芸众生里，我对他人、对文化、对政治从未失去过兴趣。我希望当一个出色的父亲。尽管某些时候，孩子们免不了讨厌我，我还是喜欢他们，喜欢和他们相伴。直到现在，我敢说，我还算是个宽宏大量的丈夫。玛戈总说我是为名为利为赢得女人的青睐而写作。我还得再加一点，我也是热衷于我所做的事情的，它一直使我着迷。通过写作，我思考着这人间世事，思考在我眼里，在他人眼里，什么是重要的。

我除了自己充满矛盾之外——有人告诉我，我至少有三重人格——我还情绪时好时坏，神不守舍，嫉妒心重，又时时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。我妻子说我常处于癫狂、头脑发昏、“自我迷失”的状态，而我自己却不曾意识到这些。我可以走进浴室是一个人，走出来变成另外一个，一个更糟的。我瞳孔放大，到处乱走，跺着脚吵吵嚷嚷。几句非难可以让我一连三天记恨在心，认定她在谋划着跟我过不去。好几年的自我解析、治疗，还有被我的学生称作“写作疗法”的艺术

创作活动，没有一件事情使我的症状消失。没有什么救得了我，救得了病态中的我。要是你问我，我或许会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，我的生活是我的困境。如此说来，我最好还是从中寻找乐趣吧。

要不是玛戈出门去参加她一群女朋友的晚餐，我连想都不会想去赴那个聚会。女人之间谈话交流的亲密程度和迫切心情，她们彼此之间的愉悦，我并没嫉妒过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男人之间不可能这么直接率真。

可如果现在我一个人待在家，只消一个钟点，我就要晃东晃西，把东西这儿抓抓，那儿搁搁，再四处乱翻寻找它们。我再也不相信或希望书本上的知识能满足我，甚至不相信它们会提供给我娱乐。如果看电视时间太长，我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。我已经相信自己是如何不合时宜，老掉牙了！我不再熟悉那些大众明星、演员和电视连续剧。我不再吃得准色情影片里男女的身体到底是属于谁的。我像是想要参与一场谈话，而只能明白其中一小部分。说到政客，我几乎无法搞清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。我的年纪、我受的教育和阅历根本不是什么优势。我想，既有好心境又有好奇心地去参与这个世界，看明白世事真相，你必须既年轻，又无知。我是不是想参与这个世界呢？

就在这样一个夜晚，我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，以一种半老头子的举棋不定踌躇不决的心情，我冲了个澡，穿

上白衬衫，拉开前门，踩着碎步而去。正是盛夏，街上像是烤着了似的。虽说从做学生开始，我就一直生活在伦敦，可今天当打开我的前门，想着我可能会撞上或听到什么，不得不思考些什么，可能会碰见哪个人，我还是很兴奋。伦敦好像已经不是不列颠——在我眼里，那个狭小的、乏味的不列颠，到处是农田，到处是上了门板的店铺，到处是想效法伦敦的城市——的一部分，而演变成一个半独立的城邦。像纽约一样，伦敦开始让步于对人欲的满足^①了。另外，我和玛戈一直议论这事，要走完一条街而中途不被讨钱的人拦截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一般来说，我看上去衣着混乱，乞丐们对我是没有什么指望的，尽管他们张着手。

那是一个戏剧玩家的聚会，一个朋友操办的，她是个导演，也教教书。她邀请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，还有那些常客，我的朋友和熟人，那些尚能动来动去的、没住医院、没去消夏的活人。

医生指示我要锻炼，我本人也还指望有年轻人的活力，于是，我决定从伦敦西区步行去聚会。约莫四十五分钟之后，我就上气不接下气虚飘飘的了。附近叫不到出租车，我被困在尘土飞扬、人迹稀少的路上，一筹莫展。我打算在树阴地

① 出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。他认为人类需要是分层次的由，高到低是自我实现需要、尊重需要、社交需要、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。

里坐下歇歇脚，又担心能否再站得起来，身边没有一个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。许多个我曾经不知不觉走进去过、要一品脱苦啤酒、随便翻翻晚报、充斥着从家庭里逃亡出来的本地浪子——人们把这帮家伙称为“酒鬼”，现在这些人个个病态得一塌糊涂——的酒馆，现在都成了酒吧间，挤满手舞足蹈的年轻家伙。我根本不想经过肥硕的看门人进入酒吧。有时，伦敦好像处处都安装了监视摄像机，处处都是保安人员，你甭想走过一道门关而不被剥去衣服、脱下鞋子、翻出衣袋被检查，当然都是为你自己好。虽说现在并不比往日更危险，也不比往日更安全。在酒吧里简直不可能跟那些陌生的倒霉蛋进行蹩脚的交谈，那些交谈会把你牵扯到别人稀奇古怪的生活里去。上了岁数的人都像被从街上扫描掉了似的，而年轻人脑袋上长着电线，供应着音乐和电话里的声音，也许还供应着使他们扭来扭去的电流吧。

尽管如此，下午和夜晚，我总是在伦敦到处走走。有时路还走得相当远，我逛店铺，逛不为人知晓的剧场，逛另类博物馆。不然的话，整个上午的伏案工作使我的躯体僵硬不堪。

聚会地点不在我朋友的公寓，而是在她阔绰兄弟的家，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幢五层楼的宽大粉墙建筑里。

我终于踏进门的同时，一大群二十来岁的孩子也到了。

“是你呀，”其中一个说道，瞪大眼睛，“我们在学你的

戏呢，课程大纲上有你。”

“希望我没有引起你们太多的不快。”我应答道。

“我们想问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对付……”

“但愿我能记得。”我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们听说你尖酸刻薄。”另一个低声怨道，又添了一句，“你长相跟你书背后的照片一点都不像。”

我举办聚会的朋友来到门口，挽起我的手臂，把我引进了房子。她或许觉得我会拔腿溜掉吧。实际上，这些聚会使我焦躁不安，这种感觉，就跟我二十五岁时所感受到的一样。更糟的是，我明白这些惧怕，这些破坏了愉快心境的惧怕，出自人的内心，而且无法解释。你老的时候，你作茧自缚自我困顿的行为根源几乎是从前无法理解的，为什么现在，你要来解开这重困惑？

“你是不是嫉妒那些年轻靓仔？瞧他们那样虚荣，一开口便是‘我离开牛津时’或‘皇家戏剧艺术学院’什么的。”她说道，递给我一杯饮料，“可任何有档次的聚会上都不能少了他们的。谁他妈的想过得快乐谁就少不了他们，你不觉得？”

“我不觉得他们想跟你我任何一个套近乎。”我说。

“哦，我搞不清楚。”她说。

她把我领到花园，大多数人都聚集在那里。花园出奇地大，有开阔地带，也有种了树木的地方，我看不见花园到底

有多深多大。花园的某些部分被悬在树枝上的挂灯照亮了，另外部分幽幽然诱人地暗。那儿有一个爵士乐队，有吃的，还有热闹的交谈，每个人穿着最少的夏衣。

我拿了些食物，一杯饮料，正在寻找哪里可以坐下，我的朋友又朝我这边走了过来。

“亚当，”她说，“喂，请别大惊小怪，亲爱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每回我听见“有人想拜见你”，我的心总是往下一沉。

“是谁？”

原来是个戏剧学院的小伙子，还没出茅庐的演员。他站在她身后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当然，毫无疑问，嘴上也跟着叹了口气。

“您是否介意我与您一起坐一会儿？”他说道。他将要开口向我讨份工作了，我心想。“别担心，我不要工作。”

我笑了。“我们找一条长凳吧。”

在一个如此宜人的夜晚，我不想那么老气尖酸，令人不快。我为什么不可以听一个演员说说话？我这辈子就是耗在这帮在暗地里变换着自己的角色、靠着计算他们在别人身上引起的作用而谋生的人身上的。

见我们谈得不错，我的朋友便走开了。

我说：“我不能站立太久。”

“我可以斗胆问问原因吗？”

“背脊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上了岁数啦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用手指指。“那边有个舒适的地方。”

我们穿过花园，走到一条被矮树丛遮蔽的长凳那儿，从那里往外看，我们能够见到整个聚会。

“我叫拉尔夫。”他说道。我放下食物，我们握了握手。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，高个子，漂亮，自信，外表没有冒失无礼的样子。“我知道你是谁，我先替咱俩再去取些香槟来，然后再聊天吧。”

不知是拉尔夫的关系，还是这个夜晚散发着的鲜亮而近乎神秘的气息，我注意到每个人都修饰得那么仔细，特别是那些耳朵穿孔、身体刺青的年轻人，他们的毛发染成反差鲜明的颜色，竭尽打扮装饰之能事，像珠宝商人的橱窗。除了上健身房，这些年轻人为了保持健壮的线条，肯定是忙不迭地喝不计其数的、装在各种饮料瓶广口瓶等坛坛罐罐里的饮料。他们穿衣服是为了炫耀他们的躯体，而不是衣服本身。

男人的乐趣之一，是看女人穿衣脱衣，化妆卸妆。说到她们的躯体，女人们相信她们把内心愿望穿到外面来了。我从不觉得女人的那些事情值得羡慕，譬如诸多的保养身体的努力，奔波谋划购买东西，考虑东西是好是坏，挑这挑那，衣服裁剪得不得体等等；对比之下，男人只消朝脸上扑些许水，随便在床脚拉一件衣服毫无顾虑地套进去，便走上街

去了。

拉尔夫转了回来，我不停地吃东西，不停地四处张望，他热切地称颂我的作品，更要紧的是，他对我的作品知道得十分详尽，甚至那些晦涩难懂的方面。他看过我写的电影，还看过我创作的大量的话剧演出。他阅读了我的散文、评论，还有新近出版的回忆录《为时晚矣》。（我惨淡经营这最后的增删修改，像写一部冗长的遗嘱，其实已经没什么可改的了，唯一的成就是把这些文字颠来倒去，折腾一通，巴望看上去更顺眼些罢了。）他对我的作品了如指掌。这些文字看来对他有着深远影响。称赞也可以是审判，我于是忍受着。

我正要艰难地站起来去添加食物，这时，拉尔夫提到一位七十年代早期在我的一部剧作里扮演小角色的演员，那演员演出不久便死于白血病。

“是位非凡的演员，”他说，“他身上有一种唤起我们同感的忧郁。”

“他是我的挚友，”我说，“你是不会记得他的表演的。”

“可我记得。”

“你那时有多大，四岁？”

“我就在那儿。坐在正厅前排。我总是坐最好的席位的。”

借着仅有的光线，我尽最大努力，仔细研究起他的脸来。毫无疑问，他才二十出头。

“你一定搞错了，”我说，“是你听别人说的吧？我和一个朋友合作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以为那朋友是英国战后最优秀的导演。可现在，哪里还找得到他的作品？也没有文字记录观看戏剧演出后的反响。即使有剧照，也不可能让人感觉那时的演出现场的气氛、规模和情绪。要知道，”我又加了一句，“很多导演会说那够福气的。”

他打断了我。“我就在剧场里。我不是个小孩。亚当，你有时间吗？”

我四下望望，认出许多熟悉的脸孔，有几张脸皱皮疙瘩。其中一些人，有三十多年时间，我和他们合作过，争辩过。现在我们碰到一起，几乎没有令人兴奋的交流，而是啰里啰嗦絮叨些人活得不如从前走下坡路之类的话题；没有人会谈论我们的工作，即便说起，也没有人会给以足够的夸赞。这种悲苦，这种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悲苦，令人心碎。我们或许讲讲孙儿孙女，讲讲医院，讲讲葬礼和哀悼仪式，讲讲我们多么想念这个人那个人；而心里始终在想，接下来会是谁，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。

“当然，”我答道，“我怎么会没时间呢！只是最近我在想，人上了一定年纪，好像总是在准备着上床睡觉。可那是大功告成之后的解脱。我可以插上电热毯躺着，听着歌剧，拼命读书。那是多么难得呀——拼命读书，或者拼命做随便什么事。”